

仙侠五花剑

序

繫夫鳧鳥朝飞，御清风而千里；麟铗夜吼，堕黑气之一团。积火自烧，随烟气上下；中矢不退，逐电光往来。拉搯惊猿壁，七迹而横蹋；蹁跹似鸟垣，十重而偷踰。凡兹名托列仙，雄夸游侠，事多怪诞，语究荒唐。是知绝世文章，《春秋传》原非信史；空中楼阁，《山海经》半是谰言。好事为之，由来久矣。

仆友剑痴，闭户沪滨，枕流海上，胸罗星宿，身到嫦娥，下笔成文，声协金石，拔剑斫地，气薄云霄。闲尝放眼古今，游心竹素。谓：“夫传奇述异，尽多充栋之书；说鬼搜神，不乏覆瓿之料。然朝报或嫌断烂野语，又病荒芜。若非博士买驴。文深义晦，即是贱工画虎，貌合神离。求其得意直书，愜心贵富，铅华洗尽，花样翻新。燃温犀以烛幽，铸禹鼎以象物。神仙任侠两传，合成儿女英雄，双管齐下，而又老姬都解。如吟香山之诗，疟鬼可驱，似读孔璋之檄者，古人未作，后世无闻焉。”用是磨砺词锋，指麾笔陈，匠心默运，生面独开，撰《仙侠五花剑》一书尔。其排云而出，人下九天，入水不濡，身经百炼，镕金成液。耀匣里之芙蓉，切玉如泥；斩人间之荆棘，无远弗届。则飞廉莫能追，靡坚不摧；则夏育失其勇，雪来丹之。愤黑卵不得瓦全，抉询美之危素娥，依然璧返。能使奸雄胆落，义士眉

伸，诚艺苑之别裁，稗官之杰构也。至若精神团结，字挟风霜，藻采纷披，语有根柢。曹将军绘马，骨肉停匀；孙武子论蛇，头尾呼应。犹为余事，无俟赘言。

嗟乎！红羊劫急，白马盟新；强暴跳梁，桀黠构扇，弱肉争食，公道何存。言者颊鸣，闻之眦裂。痛中原之板荡，借箸谁筹；制南越之猖狂，请纓无路。人清淘淘，天意梦梦。兰成无取乐之方，屈子有《离骚》之作，则欲消磨岁月，开拓心胸，代梁父之吟，下东坡之酒，舍是编其奚属哉！

辛丑七月下澣古滄洲狎鷗子
序于海上語新樓

《仙侠五花剑》说部题词

歙县周忠塾病驾

游戏人间小谪仙，几回沧海变桑田，
仓皇南渡浑如昨，何必春秋定记年？

飞仙剑侠事茫茫，我辈从来有热肠，
敢说丰城饶宝气，霎时银海眩奇光。

笔花飞处剑花飞，豪气如虹信手挥，
蓄得满腔忧国泪，为伤时局屡沾衣。

无剑原难斩佞臣，此情何日慰骚人，
挥毫雪涕从容写，横扫阴霾大地春。

伤心南宋旧衣冠，留到如今哭也难，
忍泪含悲说何处，偏安安忍问长安？

稗史奇观太认真，尽堪持赠有心人，
文章报国知何许，搦管还惭草莽臣。

时事原难判五花，梁鸿应竄海之涯，
孙登忽地发良啸，不怕山灵齿冷耶。

秋水凝霜不碍寒，愿教留取斩楼兰，
世间巨眼知多少，漫作寻常笔墨看。

鸳湖问业女弟子黄鞠贞

读罢奇书询大观，笔花飞舞剑光寒，
辟邪别有风霜旨，敢作寻常说部看。

凛凛霜锋三尺持，干霄正气想当时，
是真是假何须问，儿女英雄信有之。

世事嶙峋郁不平，谁将肝胆向人倾，
儿家亦有须眉志，痴欲求仙叩玉清。

热肠一片托毫端，剑气森森照胆寒，
尽许借书消块垒，豪情写与后人看。

第一回 摇太元境群仙高会 软红尘五侠寻徒

三尺霜锋神鬼惊，向人惯作不平鸣；
世间只惜真传少，正气谁担侠士名。

这一首七言绝句诗，乃海上剑痴慕古来剑侠一流人，俱秉天地正气，能为人雪不平之事，霜锋怒吼，雨血横飞，最是世间第一快人，第一快事，只是真传甚少。世人偶然学得几路拳，舞得几路刀，便俨然自命为侠客起来，不是贻祸身家，便是行同盗贼，却把个侠字坏了，说来甚可慨然。这真正剑侠的一等人，世间虽少，却也不能说他竟是没有。

如今闲话休提。

单讲宋朝高宗年间，有十位剑仙在太元境高会，炼得五花宝剑，下界收徒，传授几个剑侠正宗，要使天下后世企慕剑侠之人，不致有错认门径的一段故事。爱看书的且请放明着眼看我道来。正是：

新书闲读多奇趣，摇古剑重磨起侠心。

话说上界太虚山虬龙洞有位剑仙，即世传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公，自从升真得道，在此山中修心炼性，不复干预尘世间事。逮至宋朝高宗南渡，奸相秦桧擅权，朝中大臣有大半皆其私党，作威作福，倚势害人，弄得天下不平的事日多。一日，虬髯公偶然静中思动，要想重下红尘，再做些行侠仗义之事，稍微奸邪。又因其时宋刻的书卷甚多，那书中也有

胡说乱道讲着义侠的事儿，却是些不明事理的笔墨，竟把顶天立地的大侠弄得像是做贼做强盗一般，插身多事，打架寻仇，无所不为，无孽不作。倘使下愚的人看了，只怕渐渐要把一个侠字，与一个贼字、一个盗字并在一块，再也分不出来，实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虬髯公不看也罢，看了之时，不禁怒上心来。一日，令道童传个柬儿，择期邀请列代得道剑仙，在度恨天太元境高会，要议一个妥善法儿，不使后人把义侠的声名坏了。

是日，到的共有黄衫客、昆仑摩勒、精精儿、空空儿、古押衙、公孙大娘、荆十三娘、聂隐娘、红线女等，连虬髯公共是十位，相见礼毕。虬髯把那小说误人、急当想个善策挽回大道、并自己再想重历红尘干些侠事的话说了一遍。空空儿道：“既是小说误人心术，只消飞剑把小说的板儿一概劈了，岂不干净。”虬髯笑道：“道兄说那里话来。大凡书本风行一时，自然是散布天下多有的了。我等宝剑虽利，只怕要劈他的板儿，却是劈不胜劈。何况这一部劈了，难保不又刊出那一部来，将来伊于胡底。”昆仑摩勒道：“既这样说，须把那班著书的人，略略做戒他一、二个，使他们以后不敢胡乱动笔，岂不是好。”虬髯公道：“做书的人，他也未尝无一腔热血，一片热心，要把行侠作义的事极力摹写出来。只是认差了路，以致无一笔是处。若欲稍加惩戒，普天之下著书的人甚多，却从那一个惩起，亦且有伤天地之和，岂可使得。”古押衙道：“虬道兄如此说来，难道就罢了不成？”黄衫客道：“依我想来，虬道兄既有下山之意，须要几位道兄、道姑同到红尘，各收几个嫡派门徒，令他们行些真实侠义的事与世人看了，知道象这样的才算义侠，后来或

者有人也把此事做成说部，留传世上，那时自然晓得侠客与劫盗、飞贼是两样的。这种胡言乱语的书，方可不灭自灭。但是，收徒一事谈何容易。第一须要择人，第二又须炼剑，这却怎样才好？”虬髯公道：“此说果然惬意。但这择人、炼剑的两件事，多不是一朝一夕做得来的。如之奈何？”公孙大娘道：“若说择人传授，我因近在丹房炼霜锔丸未成，尚需时日。若说炼剑，我处却有已经炼就的五花宝剑五口，尽可传人。众位道长如有果愿下界去的，吾可取来使大众一观。”回头唤侍女英英：“速回飞云山丹室中取八宝革囊前来。”又嘱：“沿途不可耽误。”英英唯唯，遵命如飞而去。

不多一刻，即便回来，呈上革囊。大娘解开囊口，用手一招，飞出五把剑来，光分青、黄、赤、黑、白五色，恍如五色彩霞，射人眼目。虬髯公等接来看时，每柄均长三尺左右，阔约寸余，薄只一分不到，权其铢两甚轻，不知怎的，挥动时，却又十分沉重。剑尖剑口，锋利无比，更不必说，真是神剑，无不啧啧称赞。公孙大娘道：“此五花剑，我在丹房采日精、月魄、电火、霜花、并雷霆正气而成，其质非钢非铁，乃是落花之液酿成。每花只取乍落的第一瓣，故得先天第一肃杀之气，和以铅汞，计凡千炼始成。剑质可以吹毛使新，濡血无痕，削铁如泥，砸石成粉。这青的乃芙蓉剑，最难运用。黄的是葵花剑，赤的是榴花剑，黑的是葵花剑，白的是桃花剑，无甚高下。”虬髯公道：“原来如此。足见道姑精心向道，历久不衰，乃得炼此利器。”公孙大娘道：“这算怎么，不过是费些辛苦罢了。如今剑是有了，但不知是那几位道长下界走一回儿？”虬髯公道：“我与黄衫道兄是首议此事之人，自然当去。不知还有何人愿往？”道

言未了，聂隐娘与红线女俱说愿去，古押衙与精儿也要去时，却被空空先已允了。虬髯公不胜欢喜。公孙大娘遂把五柄宝剑掣在手中，令五位剑仙各自选取。红线遂取了一柄桃花剑，隐娘取了榴花剑，黄衫客取的是葵花剑，虬髯公是葵花剑，只剩一把青芙蓉剑，因公孙大娘说最难运用，众皆不敢受领，自然是空空儿的了。大娘随将五剑应如何展舞，如何吐纳的法儿，略略述了一遍。又道：“诸位道长下山，倘然得遇有缘，千万须看此人的心术若何，然后传他绝技，不要误授了外君子内小人的人儿，那时仗着本领高强，又倚宝剑利害，妄作妄为起来，不但有玷师门，只怕为祸不小。况道长等此去授徒，原欲阐扬正道，使人不入歧途。倘若误授匪人，其害何堪设想。诸宜留心在意为是。”虬髯公道：“道姑的高见不差。我想我们此去，果遇可传之人，亦只先授他些拳家的正径与着剑法的宗传，且莫把这吐纳绝技任意授人，并不是吝而不传，且待他们功行成时，再行补授未迟。”黄衫客点头称是。公孙大娘遂将空囊提交英英携着，起身向虬髯公打一稽首，告辞回山。昆仑摩勒、古押衙、精儿、荆十三娘也要去了。虬髯公等送出境外方回。

黄衫客问虬髯公道：“不知虬道兄等现拟先往何处，且于何日动身？”虬髯公道：“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吾想先到燕赵各地走一回儿，看看有无缘法，再定行止，明日即须下山，不知众位如何？”聂隐娘道：“江南山明水秀，其间应钟毓奇人，我欲先至江南，然后沿江而下。”红线道：“我想先到齐鲁之间走走。”黄衫客道：“我也是这个意儿。”空空儿道：“我想到临安去，一来求访人才，二来宋帝南渡以后建都于此，也好探探秦桧一班大奸的近日作为如

何。”虬髯公道：“既这样说，我等此去。自然俱是行踪无定的了。但是万里求才，颇非容易，断难三日五日便可先后回山，将来倘要聚首，须先定个地方，免得彼此无从寻觅。”黄衫客道：“此言甚善。”聂隐娘道：“我往江南，多则一年，少或五、六个月，难保不到山左一行，那时与道长相逢，也未可知。”虬髯公道：“这本来是说不定的。譬如我到燕赵，若无可以传道之人，也难保不改赴江南各处。就是黄衫道兄等，也不一定到了何处竟是何处，或在途中聚晤，亦未可知。但不能竟定在何日、何时、何方见面。难道觅得传人，即便授他剑术同着回山，不使他们略略行些功果，使众道兄道姑等见见不成？”黄衫客道：“贫道据虬髯道兄之言想来，临安现为建都之地，空空道兄他又本来要去探秦桧一班奸贼作为，不如后来竟在临安相会，定以一年为期，彼时即使觅不得门徒，也须到了临安再寻机会如何？”众剑仙皆称“使得。”虬髯公与黄衫客又略略谈了些话，五位仙侠携着五口宝剑，分手回山而去。到了明日，一个个束装起程。

若说仙家的行止，本与凡俗不同，出行时须带着许多衣服铺陈，又有那家人话别、亲友饯行等事，极其累赘。这虬髯公等皆是飞行了道的真仙，本来乘风驾雾，可以瞬息千里，来去自如。此番只因要下界去寻觅真才，藉传大道，不得不徒步而行，可以慢慢的随处留神，仔细侦访。故此各携着五花宝剑与护身仙剑之外，又随身带些丹炉初炼的金创起死回生丹，并那仙山深处所产的灵芝、仙求、钟乳、空青各种妙药，以便到下界时易钱使用，并可疗人疾病。

时在大宋高宗绍兴七年三月中旬暮春时候，众仙侠下得

山时，一路之上看不尽柳暗花明，玩不尽山辉川媚。就中黄衫客与红线女是同到山东去的，虽黄衫客修真之处在飞云洞，红线女在一线天，却俱在太玄境的西北方上，相去不过三十余里之遥。是日，不先不后同时下山，恰在半途相遇，彼此各打一个稽首。红线女问黄衫客道：“未知道长此去，取道东南而行还是望西北进发？”黄衫客道：“我想先赴西北，后然绕道东南，未识道姑若何？”红线道：“道长既由西北绕至东南，我不妨由东南折至西北，想来若大一个山东省城，四下里兜抄转来，未必竟无一、二可造之才，不知道长以为然否？”黄衫客点头称是。

二仙侠谈谈说说，行了一程，俯视下界，红尘滚滚，浊浪茫茫。红线女道：“此地相隔凡尘尚远，我们何不乘风而下，各自分途，免劳跋涉。”黄衫客道声“使得”，二仙侠遂又打个稽首，各纵祥光分头下坠。红线女使的乃是金遁，十分飞速，一霎时已踪迹杳然。黄衫客在仙山脚下撮一些土，借土遁法往西北而行。不消片刻，但见汪洋大水，一碧无涯，已是混元湖地界。此湖周围三万六千里，按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数，每度百里，深不见底，乃仙凡交界所在。黄衫客来到湖边，收了土遁，正欲借水遁渡湖，忽听得豁喇喇一阵狂风，只吹得沙飞石走。风过处，见湖心涌起一阵怪浪，好似山移岳动一般，借着风势，望岸上直扑过来。浪花中隐隐见有一物，浑身雪白，四足腾波，在那里张口吐沫。这浪顿时愈涌愈高，不下千寻峭壁。黄衫客知是湖中出了妖物，急忙将袍袖一扬，想把浪头拂将回去。不料那怪见了，十分恼怒，越越的推波助澜起来，离岸只一箭之遥。黄衫客见来势太猛，不敢迟延，慌把两足一登，离地有十丈多高，驾着

半云半雾，定睛向湖中细看，究竟何等妖魔，胆敢如此兴波作浪？正是：

何来倒海翻江怪，敢阻乘云驾雾仙。

毕竟不知黄衫客遇的何妖，如何渡得湖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黄衫客一剑诛妖 红线女单身杀盗

话说黄衫客自飞云洞借土遁法来至混元湖边，湖中忽起大风，来一怪物，张口作浪，急举袍袖拂时，退他不得。看看逼近岸旁，黄衫客忙将两足一登，踏空而起，往下瞧瞧是何妖物。那怪已似觉察，昂起斗大头颅，两目灼灼，宛如两道金光，直冲霄汉。霎时间，忽又把头向水底一低，支咧咧大吼一声，涌起一阵急浪，足有数十丈高，向黄衫客直淹过来。黄衫客说声“不好！”在着空中使个大鹏展翅之势，滴溜溜向东南方旋了开去。这怪见仍旧淹不着他，又在水中昂起头来，把口对着黄衫客一张，喷出一股冷气，好似雪练般一条，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且此冷气之中，隐隐似有巨灵掌一般大的五个指爪，斜刺里向黄衫客抓来。黄衫客到此地步，暗想：“我因怜这妖魔，不知修炼几千百年始得在此混元湖中仙凡交界之处占穴而居，再数百年，功行到时未必难成正果，所以不忍伤害于他。如今这样肆恶，若再让时，深恐反遭不测。只不知他究竟是个水族中怎么东西，有此怪异，未可轻敌。”遂双手向空打一稽首，说一声“上苍好生，不是偏我黄衫好杀，但今日水怪兴波，逼人太甚，不得不一开杀戒，愿为当世除妖。”说罢，伸手向袍袖中一招，飕的飞出一把剑来。但见一道寒光，向着那怪口中所喷冷气直冒过去，敌个正住。

其时，半空中恍如有两条白龙在那里厮斗，约有半个时辰，不分胜负。黄衫客见了大怒，起右手并着三个指头向那仙剑一指，口中喝一声：“捷！”说也奇怪，这剑起在空中打了三个盘旋，向那白气中直冲而进。那怪大惊，慌忙把口一闭，收回白气，又将四足向水面用力一伏，窜入波心而去。黄衫客焉肯容他，借着剑光护体，使一个寒鸦扑水之势，把身子往下一逼，跃入水中，紧紧追赶。那怪慌了手脚，只想凫水而逃，又恨被寒光逼住，不敢行动。黄衫客看看将近赶到，拼指向剑光连指数指，这剑望着那怪顶门直劈下来。那怪此时愈加着急，使一个鲤鱼攻水之势，掉转身躯挺着四足，向黄衫客狠命扑来。黄衫客微微一笑，喝声：“孽畜，休得猖獗！”即在丹田穴中运出一股气来，向着那怪一呵。此气乃是先天三昧真火蕴结而成，比着凡火有百倍之热。这怪怎能抵挡得住，顿时在水中缩做一团，动弹不得。黄衫客把手又向剑光一指，这剑直飞下来，将怪腰斩水中，分为两截，鲜血直冒，湖水变红。黄衫客十分过意不去，道声：“善哉，善哉。可惜尔数千百年修持，一旦化为乌有，皆尔不守正道，妄思图害生灵所致。”口说着话，把手仍将袍袖一扬，收回仙剑。因念怪虽斩了，奈在水中，看不出究竟是甚妖邪，十分利害，何不取上岸去瞧个仔细。遂一手提着一截，远远先自撩上岸去，然后将身透出水面，慢慢的踏波而行。果然仙家妙用，衣服冠履，毫无水迹沾濡。

逮至到得岸边，定睛向此物看时，并非别的水怪，乃是一只极大白獭。牙长似戟，爪利于钩，身约丈余，毛浓寸许，白头至尾，一白如银，并无半点杂色。黄衫客暗忖道：“原来是这孽畜，怪不道方才口吐白气。那气中如有五个指

爪，却是他驱鱼的长技。但白獭髓乃金创中第一圣药，不论如何血流皮破，只须合琥珀屑熬膏敷治，立刻便能止血生肌，将来且无一些斑点。《酉阳杂俎》及《拾异记》中载：吴主孙和宠邓夫人，一日和醉，舞玉如意，误击夫人头角，额破血流。太医奏请以重金觅白獭髓和琥珀末敷治始痊。此是明证。惟调敷时因琥珀太多，以致脱痂之后留有一点血痕，殷红夺目，后人相传为獭髓妆，播作美谈。这是下药时铢两未称，乃至于此。否则色泽均匀，可以毫无破绽。况世传獭肝能治肝胃等疾，亦极神验。我今何不把他剖了取作药笼中物，留着医治世人，岂不大妙。”主意定了，甚是欢喜，探手袖中，取出仙剑，先把胸腹割开，取出肝来。大凡飞禽走兽的肝叶，本来皆一叶的，独有獭肝按月而生，一月一叶，此时正在三月，故有三叶之多。黄衫客即取湖水洗涤一过，再运丹田真气向肝连呵数回，把那水湿之气吸干，收入怀中豹皮囊内。又把足骨及头尾各骨敲开，倾出好些髓来，白腻如膏，也用先天真火炙干，一并收入囊中。余下的皮肉等物，依旧抛入水内，任他随波逐流而去。从此为混元湖除了一患，免得后来或有凡间甫经得道之人，欲渡此湖，被其吞噬，且免湖中水族伤残殆尽，其造福却也不小。

黄衫客既将白獭收拾已毕，把豹皮囊揣入怀中，藏好仙剑，起一个穴底擒龙之势，飞身下湖，用水遁法，不多一会渡过仙湖，早登彼岸。但见一片荒郊，绝无人迹，因仍驾着土遁，走有百里之遥，看看红日西沉，依然前不把村后不着店。黄衫客连夜趲程，也不稍歇，直走了一日一夜，不知经过几重恶岭，几道毒泉，始觉渐有人烟，到了登州地界。我且按下慢表。

再说那红线女，自驾金遁与黄衫客分途之后，他虽是往东南去的，却也要过混元湖而行。只因当初共工氏与颛顼争帝，共工头触不周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后来虽得女娲氏炼石补天，那地却未曾补得，所以混天湖的湖面东南方西北方有数十倍之大。红线女到得岸边，看见一片汪洋，茫无涯涘，欲使水遁之法，深恐湖面大了，未免费力，故把莲钩一蹬，起在半空，驾着半云半雾而过。俯视湖中，甚是风和浪静。惟西北角隐隐似有一道杀气直冲霄汉，正黄衫客剑斩白獭之时。红线女因急欲趲程，也不去仔细看他。及至渡过湖南，有五百余里沙漠之地，不但人迹不到，连鸟兽树木也是没有。直待过了此处，方见远远的有几点青山，却有大海阻隔。那山乃在大海之东，正是山东曹州境界。红线无心观玩，依旧纵起云光，片刻间过了海面，始慢慢的将身一晃，落下尘埃，款步而行。

其时已是申牌时分，大约又走有三五十里之遥，见有一座高山挡路。这山周围三百余里，共有三十六个高峰，一个个高插云表，所以名截云山，十分险恶。红线见了，心下踌躇。正想再纵云头越过此山，忽听得山凹里有一片哭喊之声，心下大疑，急忙将身一纵，来在一个小小峰头往下瞧看。但见来了一伙大盗，约有二三百人，为首的身长九尺，向外一张锅底脸儿，身穿元色绸软铠，腰束黑绦战裙，头上边皂色幞头，足上穿一双元青缎扒山虎薄底快靴，两手提着两把泼风刀，押着一个愁眉泪眼的女子，过山绕道而去。红线暗忖道：“看这光景，分明是伙酒色强徒。但这女子，独自一人来此深山何事。若说他有同行亲属，或被强盗杀了，因何地上不见尸骸，好不令人难解。我今既到红尘，正要行

些侠事，何不看个明白。若这女子果有冤情，何妨杀了强盗，救他下山。一来泄个不平，二来可与行人除害。”主意一决，跳下峰来，探手胸前，取出一个胡桃大小的剑丸，临风一晃，化作一道寒光，隐着身形，尾随群盗而去。

抄过了十数个峰头，便是山寨，约有一百余间房屋，也有是瓦盖的，也有是草编的。又转了两个山湾，方是大寨，共是九开间七进高厅，乃依山傍岭而成，所以一进高似一进。

那黑脸的盗，押着女子，直到第七进厅中。红线仍旧借着剑光隐在厅前屋檐之下，举目望厅上看时，只见正中间坐着一人，八尺以外身材，一张淡黄色脸，两道疙瘩眉，一双蜂目，颧高耳陷，口阔鼻低，腮下边一部短髭不到半寸，身披杏黄罩衫，内衫秋葵色短袄，头上戴一顶闹龙扎巾，脑后双飘雉尾，腰间悬着一口三尺长的佩剑，足登粉底豹皮靴，分明是个盗首模样。回头，只见那黑脸盗先自上厅，说了几句言语，听不甚楚。这盗首便传女子进厅，高声问道：“看你小小年纪，倒有这般大胆，究竟姓甚名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从实说来，或者免尔一死。”女子只是嚶嚶啜泣，绝不作声。盗首因冷笑道：“你纵不说，我也知道。你来的那一条路，除是往卧虎营去，别处不通，明明是在营中秦大人那里逃出来的。本来你年纪尚轻，貌也不错，可以收留在山。只是大人与我颇有交情，今虽被吴头目拿汝上山，还当着吴头目送汝到卧虎营去，听候大人发落。”这女子不听此言犹可，听了之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带泪骂一声：“狗强盗！原来与负国强徒往来。不幸我乍离虎穴，又入龙潭，也是命该如此，只苦的不知我父母生死若何。”话尚未